

綱
鑑
易
知
錄

印行
錦章圖書局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十五

通鑑綱目定本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作帝範以
錫太子

徐惠謙征
役疏

殺李君羨
太白屢畫

綱 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曰君體彌以賜太子曰君體盈崇儉賞罰務農開武崇文昌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厄者人之所更無所言矣人之仁人之所諱故云不諱更無所言周書康誥篇肇造我區夏肇始也區夏猶言中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隳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隋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綱 中書令馬周卒○遣薛萬徹伐高麗○結骨侯奇利發入朝○結骨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者北漢號堅長之號失鉢屈阿棲名來朝請除一官詔以為堅昆都督是時四夷君長爭入獻見每元正朝駕常數百千人上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緩之以德使窮髮之地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盡為編戶_{列次民乎}如玉華宮○上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蓋屋曰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_{九嬪}之一徐惠_{徐孝德女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上疏曰今東征歲自曉屬文太宗召為才人後進為充容}卷末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田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已成之戎軍地廣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_{三月故隋后蕭氏卒}書蕭氏何煬后也亡國之后本有_{見十一作法於儉猶恐其}夏五月

宋公蕭瑀卒○殺華州刺史李君羨_{見四}太白屢畫見春_{見四}二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

唐太宗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見

李淳風先

唐玄齡遺
喪諫征高麗

太宗黜李世勣

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刺史。安肅華州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厯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假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毒怨。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種也。上乃止。

司空梁公房玄齡卒。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臣下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因必令三五覆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去無罪之士。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隋煬帝見四一卷。雪耻外為新羅。見上卷。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謂泛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革面棄惡。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僅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土自臨視。握手與歎悲不自勝。升。諡曰文昭。

秋九月。以褚遂良為中書令。冬十月。帝還宮。十二月。阿史那杜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立王弟葉護為王。杜爾石紀功而還。

己酉。二十三年春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夏四月。如翠微宮。見上卷。

五月。以李世勣為臺州都督。目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夜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臺州。故城在陝西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利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勣輔太子而為首。勣立此詭計。勣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啟其心也。註。之降立見下

衛公李靖卒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

目上苦瘠增劇

甚也

太子晝夜不

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聲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

上崩祕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大行見十八

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賀善贊曰太宗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莫難於再書出宮女三千書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三事其失德亦不少莫大於書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書帝自稱太上皇太子即位書立皇子明為曹王三事網目於太宗

子之之意不如惜之之深也

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唐卿所處本自無窮

綱以于志寧張行成爲侍中高季輔爲中書令六月太子即位

目高宗初即位召朝集使自外入朝與朝班者曰朝集使謂曰

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始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現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乃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有洛陽人李泰弘諱吉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高宗年號之政百姓阜安有

貞觀之遺風

綱秋八月地震

葬昭陵見四三

目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見上卷請殉葬葬爲殉上遣人諭以先

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頓利見四三等十四人皆琢石為象列於北司馬門見三十

內

此所以致貞觀之治

華陽范氏曰太宗以武機亂以仁勝殘其才畧優於漢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速其性本强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屬矯柔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者如

此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以戒之足以為鑒矣

綱九月以李勣即李世勣爲左僕射

○冬十二月詔樸王泰

即魏王泰見

開府置僚屬

書高宗於是爲不宿法怨矣書美之也

高宗皇帝

名治太宗九子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之在位三十四年

綱庚戌高宗皇帝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高宗皇帝

壽五十六歲而崩帝崩愛祚席不戒履霜之新卒使妖后斷喪唐室賂禍邦家

綱平亥二年春正月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同三品

綱士子三年春正月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

綱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目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奭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

綱冬十一月濮陽王泰卒

綱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一也或書伏誅或書逆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

日初

房遺愛

玄齡

尚太宗女高陽

今直隸保定府高陽縣

公主

公

主

驕恣甚與浮屠僧

機等數人

私通事覺

怨望遂使振庭令人采女事貴

陳玄運

吉山之

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共

合謀奉

荆王元景

卷四三

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凡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上令長孫無忌鞫

窮罪也之

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見上卷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如無

忌欲因事誣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輒元景恪高陽巴陵

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

公主並

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矢思力

見四

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

致堂胡氏曰唐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當與有唐相為始終而禍敗之及

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裴寂以貧賤致歎文靜在繩縛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極亂匡時之畧亦欲自免因

國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使太宗手翦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

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哉故四族既殞而唐之子孫亦幾滅於武氏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

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則不為者豈徒然哉又曰無忌因遺愛之獄

濫及吳王達良所宜抑止也既不能然復以素不相協而斥

道宗其不能保終而來讒口有以此也夫又曰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以遺愛黜玄齡而無忌遂良奉承

不諫其以為是乎抑以為嫌乎二者必居一馬皆失也

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照儀不書書武氏志禡始也直書太宗才人而高宗之懿德不可

掩矣故魏王以爾未為后則書肅宗嬪高宗以武氏為昭儀則書

太宗才人皆惡其凟倫

昔魏主見三

日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

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見太宗之羣臣矣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武氏出

尼

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薛仁貴登門

桃大呼恆州大水

如醫者療疾必真其生

雖父之詔子不若是切

高宗不罪薛景宣

谷那律諫

蕭鈞真諫

之太宗崩屬具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后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婦官名漢元帝置昭儀元魏置左右昭儀視大司馬北齊文宣時比丞相唐為九嬪后及淑妃寵之雖而命不啻而帝不悟也其旨深矣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三水入宮者一而已水書夜者一而已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即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桃扉者謂之門桃符言門楣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綱六月恒州真定府大水漂溺五千餘家

致堂胡氏曰謂治亂非天數耶則周秦十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商隱之言不諱也謂皆天數邪則高宗廢事周公代兄死宣王側身修行早不為災之應不諱也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疾雖有死徵而必冀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諭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雖父之詔子諧諧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邪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註元一元之中有九尾陽尾五陰尾四陰為水陽為旱

綱冬十月築長安外郭

書外郭未有書者書此何重京都也

目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見十卷

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去之罷獵○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丈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殿下兵衛曰仗唐制侍衛親兵及殿前兩司號曰三衛四曰湖仗五曰散手仗皆帶刀挺仗坐列於東西廊下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華陽范氏曰以高宗之間而求言如此由

宗為之法也詩曰貽厥孫謀太宗之謂也

祖

綱大慈社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目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

忌子三人以長孫無

唐高宗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載金寶鑽
錦十車賜
長孫無忌
無忌不知
辭官反賜

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施而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鑽情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華陽范氏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于利。則不足以為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己。無忌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奸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馬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乙卯六年夏五月。以韓瑗院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

綱秋七月。貶柳奭為榮州司馬。嘉州榮縣刺史。初。武昭儀誣

王后與其母為厭聲。入勝鎮也。禁不得入宮。因并貶陝。

王后。綱。以李義府為中書侍郎。中書舍人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府通江縣。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恐宰臣異議。君能

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叩閣蛤表請。上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昭儀矣。

綱八月。以裴行儉為西州長史。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綱九月。貶褚

李義府。叩閣蛤表請。

褚遂良。督為潭州都督。

褚遂良。謙

廢王皇后。

褚遂良。諫

立武昭儀。

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死。當死。因累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

武氏表
來濟諫立

他日李勣
入見
許敬宗宣
言于朝
韓瑗為遂
良訟冤

褚遂良昧
於始壯勿
取之義
唐室中絕
皆勣之由

骨醉

太宗首惡

浙江杭州人故云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見三有罪不可加刑子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涕泣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姐已傾殷覆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蠶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漢成帝過陽阿廢皇后許氏立以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他人口意遂決許敬宗言於朝曰因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今湖廣長沙府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為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

致堂胡氏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輕虛之理始壯勿取之義毫釐不爽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若當武氏長髮之時率協羣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諫高宗割制邪欲勿干先帝

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過也當旨易豐卦象傳天地盈虛與時消

其時而不治及事已成雖叩首出血無益兵

革陽范氏曰高宗欲廢立而取决于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語又勣成之

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

信矣

綱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凡廢立聯書所廢因所立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有郁者所因也然則武氏弑王后何以不書略之也曷為畧之武氏至於滅唐則弑后不足言矣○音註見二十一卷

目百官朝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因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諫行微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

聞之大怒遣人斷短去手足上聲投酒甕中曰令平於去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為祟歲神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崇刺王妃為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李義府笑中有刀
中有刀笑

李貓

綱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目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許敬宗奏書廢太子忠
廢太子忠

李安仁獨候見

義方母

帝始隔日視事

綱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附明太子忠已正儲極廢之有若反掌此所以不書廢太子而書以太子忠為梁王也嗚呼高宗憫王后之幽閉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見上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是遂廢忠而立弘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涕泣拜辭而去。**綱**二月贈武士羣見上司徒賜爵周國公。**綱**秋七月貶王義方為萊州今山東萊州府司戶目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今河南府婦人滬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祝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意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見九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見上叱義府令平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乃訖義府始趣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綱**九月括川今浙江處州府暴風海溢。

書知選法事始此

綱戊午三年冬十一月段杜正倫為橫州今廣西梧州刺史李義府為普州今四川潼川刺史目李義府有寵於上

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於是柳奭不書畧之也

目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至殺之則不可不書矣

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今廣東瓊州濟台川今浙江台州遂良愛州今安南國清化府安州柳奭象州今廣西柳州以許敬宗為侍中杜正倫為中書令

綱冬十月以洛陽宮為東都

綱以劉祥道為黃門侍郎知選事

削長孫無
忌官封黔
州安置

削長孫無
忌官封黔
州安置

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官皆別清要之官。而義府貪冒。亦貪也。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前。上兩責之。鄂公令湖廣尉遲敬德卒。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書幸之也。其不與於四年七月之詔為大幸矣。

綱己未四年夏四月以于志甯同三品許圉誥師參知政事。綱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目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參上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甯中立不諱。見上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卷三四。韋季方罪。敕敬宗與侍中平茂將鞠見上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見十二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殺社稷。其罪與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見上卷安置。

改氏族志
為姓氏錄

勲格

宦官。綱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錄。目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貞觀十二年正月頒氏族志。太宗命二百九十三姓。頒于天下。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勲格。綱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目七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枷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公瑜詣黔州。再鞫長孫無忌。逼令自殺。詔斬瑗。瑗已死。發驗而還。綱賤高履行為永州。今湖廣。參見上卷。刺史。

綱辛酉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高麗。綱六月徙潞安府王賢為沛。今江南王。目沛王賢聞王而已。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卷二十六。文史處事皆稱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初令皇后
決百司奏

綱庚申五年夏四月作含璧宮。○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徙黔州。綱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書皇后決事。綱目一書。高士廉等制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矣。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卷二十六。文史處事皆稱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王勃戲為檄周王雞文

薛仁貴三箭定天山

來濟可謂善處死

來濟死節

殺上官儀

蓬萊宮成西內東內

勅善屬祝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鬪難。勃戲為檄周吸王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續鐵勒即勒見上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將兵討之。

綱士成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目鐵勒九姓。聞鄭仁泰至。合眾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見九卷漢挑楚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阮之。度碛北。見四二擊其餘眾。獲葉護。凡第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見十四卷壯士長歌入漢關。即正門闕在陝西。祁連行都司沙州衛。思給多。濫葛。見同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之皆降。綱冬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目西突厥寇庭州。即高昌地。高昌刺史來濟

將兵拒之。謂其眾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擇甲冑。赴敵而死。

政堂胡氏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蠻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之為難。使無忌而知此。則能庭爭武氏矣。遂良而知此則能待

盡無言矣。

綱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舊州。見四二目。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讐譖也。怨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鞠之有實。詔除名流舊州。朝野稱慶。綱蓬萊宮。即大明宮見成。目門曰丹鳳。殿曰含元。授仗見上。居之。命故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曰大明宮云。

綱甲子麟德元年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見八卷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梁王忠賜死。明發哀

上官儀之危也。彼昏不知鳥可與之有言哉。京房諳語開悟元帝。言非不明。聽非不諭。然昔京房見十日初。武后

奸弑未去。身已不保。昏懦之君大抵若此。綱目書殺官。蓋亦哀之而已。夫豈樂予之哉。註七卷目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升其忿。宦者王伏勝。發其使者。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烟入聲。鎮也。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益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

二聖

帝邱

劉仁軌不
念時音之
事

乾封泉寶

張公藝九
世同居
張公藝書
忍字百餘
以進
張公藝樸
茂有餘而
智術短
祠孔子贈
太師
尊老君為
皇帝

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眾。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綱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見八

目上發東都也。洛陽至濮陽。昌府濮州左相寶德玄騎從上。

問濮陽謂之帝邱。見一卷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邱。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張公藝山東兗州府人。壽張縣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第。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兼并帛也。綈。

致堂胡氏曰。新城三老啟漢高以君臣之大義。盡聞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莽被効之非。韋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于恩之失。公藝又以恩勸之。其樸

茂有餘而智術短。失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古。新城三老見九卷。壹聞三老見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焉耳矣。註十四卷。湖三老見十七卷。

綱內賓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壇名在泰安州西南五里亭禪山上。

綱車駕還過曲阜。今兗州府曲阜縣。

祠孔子目贈太師祭

以少牢。羊曰。少牢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日。至亳州。今江南鳳陽府亳州。謁老君廟。在亳州老子所生之地。後人為立廟。

上尊號。唐祖

見四二書。上書過曲阜。祠孔子。庶足見尊師重道之意。然贈以三公之官。則是臣之也。禮安在哉。况下書尊老君

美者。此類是也。雖然。吾先聖豈以是為輕重哉。

綱李義府卒。目自義府之貶。而朝士日憂其復入。至是眾心乃安。

綱夏四月。車駕返京

錢。乾封泉寶。錢一十。綱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為執事中。按畢正義事。見上卷。李義府怨之。

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見上卷。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住韻之。義府謂曰。

君能辨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効。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憑觸。告仁軌。若念時音。昔檀弓時音之夜。注時音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闡謂人曰。

矯枉過正
高宗不使
劉齊賢捕
鷄

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編九月劉祥道卒。

目子齊賢嗣

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今山西平陽府司馬將軍史興宗

從獄苑中因言晉州產嘉鷄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耶。

編冬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

見四一大總管

卷四十一

伐高麗。

編丁卯二年春正月耕籍田見十一

書高宗耕籍不悉書而此其書何美崇質也。目有司進奉報加以綢目飾上曰奉報農夫所折豈宜

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彗星見于五車

編戊辰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天官書五車五星在華北五車者五帝事舍也主天子五兵

目彗星見卷五

見上避正殿減膳徹轍

高麗平高麗

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罪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

編秋七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目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在遼東三萬五百里遼河北岸乘勝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拔扶餘城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賢言忠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特軍

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見上沈毅能斷然夙夜忘身憂國皆不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

置安東都護府

皆會進至鴨綠柵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破之圍平壤高麗都在月餘高麗王藏歲降高麗悉平。

編冬十二月置安

東都護府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統之

官改注

謂其首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

官改注

書山東江淮旱饑自富大稔而封禪之事起於是書京師山東江淮旱饑

書盧承慶考

書間中旱飢書河南北旱書間中旱蝗屢書可一書矣

官改注

承慶嘗考外內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人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

又改曰

龍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今陝西西安尉劉廷祐弱冠十日弱冠曲禮二政事為畿縣畿內最先也李勣謂曰

足下春秋甫邁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編秋九月大風兆海溢漂六十

編冬十一月李勣

書初功

書

書

唐公皆具官此其不書何
將而不可為相
尉之也。唐祚幾絕，勣之力也。故削之。

無得而諫。

華陽范氏曰：甚矣李勣之俊也！陷君於惡，又詔以悅之，其罪大矣！勣

本羣盜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目勣寢疾，謂弟弼曰：我每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福無餘呑。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

志氣不倫，文游非類者，首先撻殺，然後以聞。

華陽范氏曰：房杜事君以忠，其不肖子孫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歸下，幸矣！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自己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類？豈所以為訓乎？

目勣為將，有謀善決。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告

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名聞門庭，雍睦而嚴。其姊子嘗病，勣親為聲作粥，風回

爇其鬚髮。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嘗謂人：我年十

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恥怯，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則為大將。

兵以救人危。卒謚貞武。孫敬業嗣。定銓注法，以言書判取人可也。以身取人而求其體貌豐偉焉，如是則體若

為良法哉？書之不勝衣之。趙文子容貌若婦，人文子之張良不在所取矣。烏在其

於冊？其夫自見。目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刑少常伯，改侍郎，名為少常伯，後復舊。

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衣設長名姓。

唐選

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

唐選

舉志唐制，擇人之法有四：一日身體貌登第，二日言詞辨正。

選

三日書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

選

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

選

量也。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有劉曉者，上疏論之。

選

曰：今選曹以檢勣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

選

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闢理體文成七步。魏文帝曹丕欲殺

選

劉曉論選法。

身言書判。

劉曉論選法。

則已植應聲曰煮豆燃豆萁豆在廡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乃釋之。其音其豆幹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庚午咸亨元年秋八月閏中旱饑○閏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書君治陽后治陰理也天以旱告此人君之避將何之直書於冊不惟見武氏愚弄其夫之罪亦以見昏君甘受其侮之惡。

綱壬申三年秋八月許敬宗卒

綱冬十一月以邢文偉為右史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

目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

擲倒自有伶官

天皇天后

丞邢文偉報滅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右奉裕率師東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樂宮也黃帝時樂師伶倫世掌樂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養錄錄也百匝尋遷左千牛衛元夷之子皇后異母兄

將軍

綱甲戌上元元年春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

目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

大酺

東西朋

角勝

推梨讓葉

官爵目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陪葬昭陵見上綱大酺卷十二目大酺御鸞翔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漢書角抵謂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為樂御空處俊諫曰二王年齒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葉東漢孔融四歲諸兄食梨葉輒引小者也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過更迭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鄉識遠非眾人所及也遽止之

天后祀先蠶

乙亥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

自天后祀先蠶見一卷

於印山在河南河

南府城北之陽百官及朝集使卷皆陪位

時上

郝處俊諫

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

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于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監上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

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衣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執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

北門學士

平參決表奏以分掌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綱夏四月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

目太子弘仁

孝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

朔誤言天后怒太子薨時人以為天后醜見十一之

也。詔追謚為孝敬皇帝。

華陽范氏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非所以為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音李泌見五。

註一卷

射不解事僕

綱 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貫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目劉仁軌戴至德更耕日受牒疊訴。訟詞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櫨理難聲詰乞未嘗與奪。實有窪結者密為聲奏辨由是時舉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德。盜取上聞之深重之。有老嫗於去聲婦老稱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械。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因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綱 吐蕃卷四三。寇鄯州然去今陝西行。

都司西

寗衛

以狄仁傑為侍御史
秋仁傑諫
殺權范

秋仁傑請
代鄭崇晉

百官朝天
后

綱 今陝西都司洮州衛軍。見上

卷上

綱 夏四月河南北旱。○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

綱 命劉仁軌鎮洮。○

綱 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書君在而后朝百官四夷不待賤而義見矣。綱目不書天后書曰百官四夷朝天后罪謫者也。元旦百官朝

武氏好殺
之氣先至

婁師德宜
導吐蕃
魏元忠上
封事

后始綱以李敬玄為洮州道大總管。目劉仁軌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代仁軌。大發兵吐蕃。見上

綱夏五月辛九成宮。初更名萬年宮。

日

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

致堂胡氏曰。高宗可謂舒遲解緩之君。在咎微宜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惟見微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註亦緩也

音解音蟹

綱秋九月還京師。

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

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吐蕃俗不言姓。其王俗皆

也。戰於青海。即西海在陝西行都司西寧城衛西三百餘里之上副總管劉審禮深入敗沒。敬玄按兵不救。狼狽見三三還走。收餘衆還

鄯州。見上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於吐蕃。吐蕃

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道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去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富貴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

卷奏早衰封版故曰封事曰

理國之要。

在文與武。令言文者。則以詞華為首。而不及經論。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

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吳陸抗子機深慨孫皓之亡。著辨亡論二篇。後仕於晉。成都王頴以機為河北大都督。討長沙王乂。列軍至河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郿陵之師。

左傳

成公十六年。晉楚遇於郿陵。養由基蹲申而射之。微七札。馬以示王曰。君有

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間。

外見十二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

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敷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龍朔元

相等征高麗。蘇定方兵破高麗。

李勣破平壤。

見上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

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也。於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大敗。

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也。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蓄馬之禁。使百姓皆得

蓄馬。若官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

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奉。

見上內供奉。

見上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